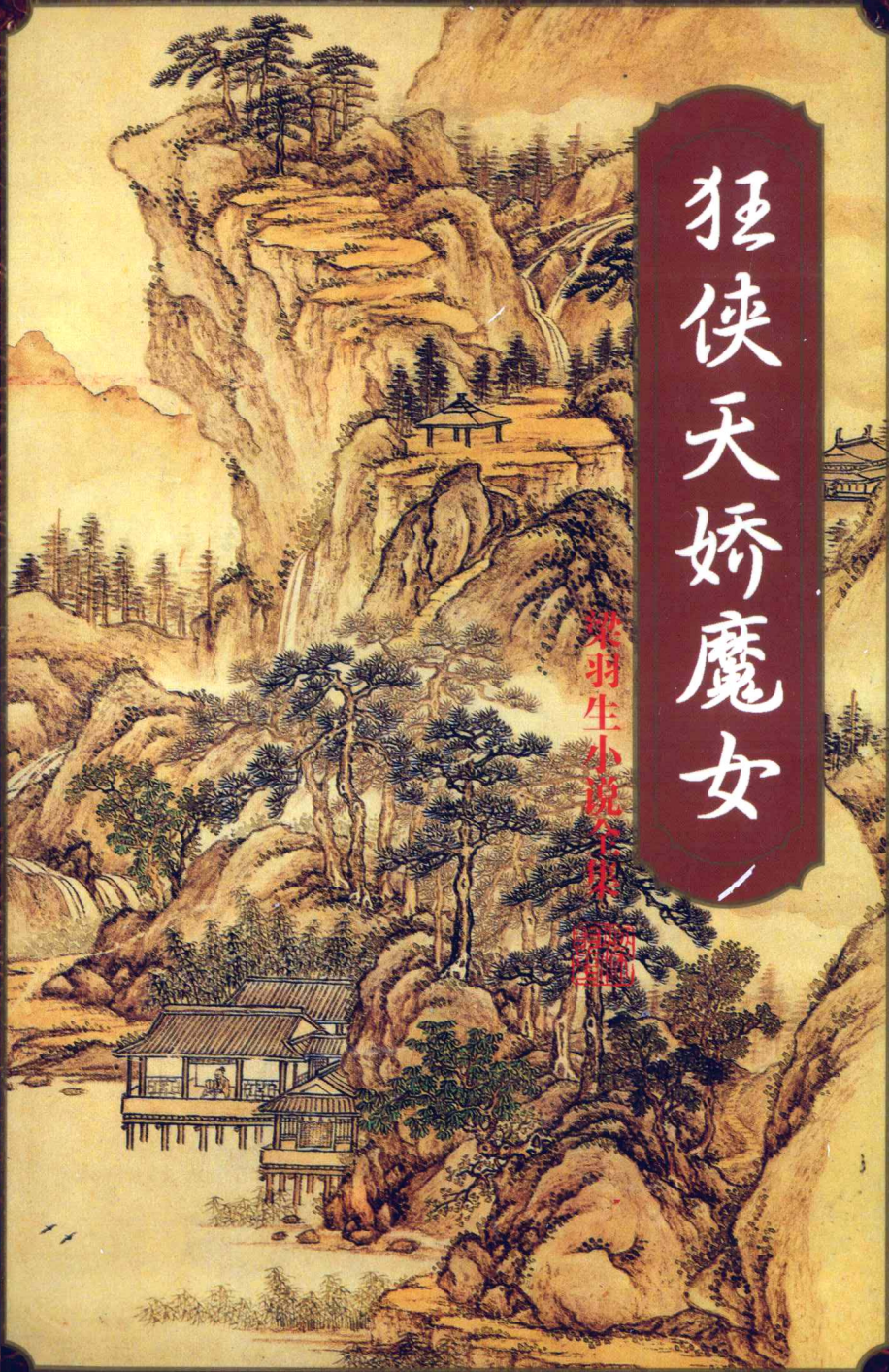


狂俠天嬌魔女

梁羽生小說全集

卷一

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狂侠天娇魔女（五）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狂侠天娇魔女 五 / 梁羽生著. -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14)

ISBN 7-80521-633-9

I .狂… II .梁… III .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
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32开66印张1581千字

2000年3月第2版 第1次印刷

定价: 106.00元(全六册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第八十一回 骨肉团圆擒狡贼 幽林设伏破强胡

珊瑚正自捏着一把汗，只见玳瑁与陆勉已转过身走回来了。两人的面色都是一般沉暗。珊瑚的心里就似有十五个吊桶装在那儿，七上八落，没有勇气发问。

那少年道：“姐姐，这厮说了些什么鬼话……”玳瑁陡地喝道：“谁是你的姐姐，你说的才是鬼话！”

此言一出，珊瑚大喜若狂，喘着气叫道：“如何？我早知道陆勉是真的了！”那少年则是大惊失色，蓦地打出一把暗器，意欲打伤几个喽兵，乘乱逃走。蓬莱魔女早有防备，拂尘一展，将他所发的暗器全都卷去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玳瑁与陆勉已到了他的身前。那少年喝道：“你这小子用了些什么花言巧语骗我姐姐？”声音颤抖，显出已是色厉内荏。陆勉左掌拨开他的拳头，右掌五指如钩，劈胸便揪，喝道：“这话我正要问你！”陆勉是西岐风的弟子，招数精奇，内力浑厚，本来就在这少年之上，加以这少年作贼心虚，早失斗志，不过两招，便给陆勉揪住。玳瑁“啪”地打了他一记耳光，斥道：“你还敢冒充我的弟弟？”

珊瑚喜孜孜地走上前来，握紧玳瑁的手道：“恭喜姐姐，你终于认出了真的弟弟了。陆勉，你和姐姐说的是什么？怎能几句话就说得她相信了你？”陆勉笑道：“我只说了一句话。”珊瑚惊喜交集，说道：“是么？你真有本事！那是什么紧要的一句话？”玳瑁面上一红，道：“他给我说的是外人绝不能知道的一件事情。”

原来玳瑁家境赤贫，六七岁的小女孩在家里是没有衣服穿的，她的胸部有一颗很大的黑痣，她的弟弟不懂事，觉得很出奇，以为姐姐有三个“奶头”，不明其故。有一天他问母亲，母亲骂他一顿，骂完了大哭一场。哭自己没钱给孩子缝衣服。父亲则劝慰母亲，说是还有人家比咱们更穷的，孩子连出门都光着身子呢。陆勉五岁，姐弟分手。五岁以前的事情，本来是很难记忆的。但这件事情，他却是印象深刻，所以直到如今，仍然记得。他和玳瑁说的那句话就是：“姐姐你还记得我说你有三个乳头，挨母亲之骂吗？”

这少年还想巧辩，说道：“这人我以前一直当他是知心朋友，姐弟之间的事情都告诉他的。姐姐，你不能只凭一两句话就相信他。”玳瑁气他不过，又打他一记耳光。说道：“你再叫姐姐，我就打死你！”要知朋友之间什么话都可以说，但姐姐身上的私隐则绝不会对外人说的。

蓬莱魔女道：“好了，现在该审问他了。这厮是什么人？”陆勉说道：“他就是我们头领刘侃的弟弟刘滔。唉，我真想不到他会这样！”

陆勉自从出师之后，即投入刘侃这支义军之中，因此对于刘侃的弟弟刘滔，自然也是免不了有一份“念旧”之情。此时见他做出这种事来，又是愤怒，又是伤心，而愤怒伤心之中，又兼有几分惋惜。

刘滔人甚机灵，看出陆勉对他还有几分情分，连忙说道：“陆大哥，我这次做的事固然是大大不该，但本来的用意却是好的。”

陆勉道：“此话怎说？”刘滔道：“咱们的义军散伙之后，你和十多个同属登州籍的兄弟回乡，不是中途碰到了金国的散兵么？”陆勉道：“不错，那十几个兄弟都英勇战死了，只我一人侥幸杀出重围。”

刘滔道：“不，还有一个受了重伤的弟兄未死，后来他逃回来报讯。他不知道你已经逃脱，却以为你也战死了。”

陆勉道：“这又怎样？”刘滔做出一个尴尬的表情，说道：“我信以为真，以为你确实死了。我、我不对，一时起念，动了这个糊涂的念头，遂冒充你的身份，投奔你的姐姐。因为你的姐姐是代行北五省绿林盟主的职权，我不想做一个普通的喽兵，我以为认作她的弟弟，就，就至少可以当上一个大头目。我，我承认是有点私心杂念，但用意也还是为了抗金。”

陆勉冷笑道：“那么我今日已经回来了，你，你却为什么反指我是奸细？这不是有心要陷害我吗？”

刘滔双膝一软，“卜通”跪下，说道：“求陆大哥看在我哥哥面上饶我一次。我，我是糊涂，我是不该。只因我怕大哥不会饶我，我才反咬一口的。”

陆勉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起来，我不要看你这副丑态。哼，你做了这样不要脸的事情，完全违背江湖道义，绿林戒条，只用‘糊涂’二字，就想轻轻地推卸了罪名么？”

刘滔说道：“是，我是犯了罪，愿受陆大哥严惩。”他听得出陆勉话语虽然严厉，却已似有恕他之意。

玳瑁做了一年多的“代盟主”，比她的弟弟精明干练得多，冷笑着说道：“姓刘的，你太不老实了。你想瞒过大罪，只认小罪，是么？”

刘滔作出惶恐的神气，说道：“我做错的事，我都依实说了。”

玳瑁冷笑道：“我的弟弟并不知道我是在这儿充当柳盟主的助手的，你却怎么会知道？这不是一个大大的破绽么？”

刘滔说道：“这是我打听出来的。”

玳瑁道：“向谁打听的？谁又能知道此事？”

刘滔讷讷说道：“这个、这个，嗯，我听说你是丫头出身，

我想起陆大哥的身世，我来试试的。”说话支吾，显然已是不能自圆其说。蓬莱魔女心中一凛，说道：“这其间一定还有重大的阴谋！”

蓬莱魔女柳眉一竖，陡地喝道：“这厮不说实话，推出去斩了”两名头目应声而上，钢刀架在他的颈项。刘滔吓得魂飞魄散，慌忙叫道：“我说，我说！”

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若有一字谎言，依然要你狗命，快说！”

刘滔喘过口气，说道：“散伙之后，我哥哥意欲隐姓埋名，伺机再起，我却不甘回乡务农。于是我和哥哥分手，带了一小队无家可归的弟兄干那黑道营生。不幸碰上金兵‘围袭’，我，我失手被擒。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被擒之后怎么样？”

刘滔说道：“他们知道我是个头目，将我独自审问，审问我的是个汉人。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哦，是个汉人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刘滔说道：“这个汉人年约三十左右，面白无须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听得那些鞑子口口声声称他作‘郡马’，对他倒是十分恭敬的。”

蓬莱魔女吃了一惊，恍然大悟，道：“哦，原来是公孙奇！公孙奇怎么审问你，快说！”刘滔接着说道：“这郡马审出我是刘侃的弟弟，越发不肯放松。他要我将义军中重要的头目都给他招供出来，不论是公事或者私事，一概都要说给他听。”

蓬莱魔女道：“你说了没有？”刘滔苦着脸道：“在酷刑之下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好招供。”

陆勉骂道：“该死！那么你连我们姐弟的私事，也都说给那狗郡马听了。”刘滔不敢作声，来个默认。玳瑁气他不过，“啪”的又打了他一记耳光。

蓬莱魔女道：“招供之后，公孙奇又怎么样？”

刘滔讷讷说道：“那、那狗郡马就把我放了。”

蓬莱魔女大怒道：“你骗鬼么？好，你不肯老老实实是不是？公孙奇会用毒刑，难道我就不会？”

蓬莱魔女提起拂尘，只是在他背上轻轻一拂，刘滔登时觉得浑身刺痛，就似有千百枚钢针刺进他的身体，痛苦难当，比任何毒刑都更厉害。刘滔嘶声叫道：“盟主松刑，我，我说了！”蓬莱魔女移开拂尘，说道：“再不实说，我还有十八种酷刑，叫你一样一样遍尝滋味！”

刘滔喘息过后，说道：“那狗郡马听我说了陆大哥姐弟之事，十分留意。玳瑁姑娘给盟主作助手的事情，就是他告诉我的。他说玳瑁姑娘九成就是陆大哥的姐姐。”

蓬莱魔女对玳瑁说道：“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是公孙奇安排的机关。”陆勉却不明白，诧异道：“公孙奇又怎的会知道玳瑁是我姐姐？”

玳瑁说道：“是这样的：我当丫头的那家大户人家，为富不仁，后来被绿林的好汉抄了家，我也被救了出来。公孙奇这贼子本来是盟主的师兄，其时盟主还是个未曾出道的小姑娘，她是她的师父抚养成人的。”陆勉听说公孙奇是蓬莱魔女的师兄，吃了一惊。蓬莱魔女笑道：“我的师父是武林前辈公孙隐，令师西岐凤想来是应该对你说过的了。师父他老人家一生正直，也是痛恨这个逆子的。”陆勉知道个中原委，这才释然于怀。

蓬莱魔女接着说道：“救了你姐姐的那位绿林好汉和我的师父是相识的，他因为流浪江湖，带一个小姑娘在身边很是不便。恰巧我的师父也有意思要找两个女孩子陪我读书、练武，于是便将你的姐姐接回家中。名义上是我的侍女，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像亲姐妹一样的。”玳瑁插口说道：“最早跟随盟主的两

个侍女便是我和珊瑚姐姐，不过，珊瑚姐姐的情形又与我有点不同，她是自行投奔的。她爹爹是个镖师，在跟随盟主之前，已经是学过武艺的了。”陆勉微笑说道：“珊瑚姐姐的家事，她早已对我说过了。”

玳瑁说道：“我是到了公孙前辈的家中两年之后，公孙奇这贼子才离家的。所以公孙奇知道我的籍贯和我曾经做过丫头的经历。”

陆勉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姐姐，你倒是因祸得福了。”说至此处，接下去再盘问刘滔道：“公孙奇指使你来冒认我的姐姐，有何图谋？快说！”

刘滔面上一阵青，一阵红，想说又怕说的样子，蓬莱魔女提起了拂尘，说道：“你是不是想再受酷刑？”刘滔无可奈何，只得据实说道：“他要我到这里来做内应。他们打听得盟主还未回山，想要扑灭你们这个山寨，计划最近便要调兵前来攻打，到时由我里应外合，先把玳瑁姐姐俘虏，交给官军。”本来金军在新败之余，是无力扫荡各处义军的。但蓬莱魔女这个山寨不比一般，它是绿林之首，故而金国在新君即位，大局稍定之后，便想来拔这口“眼中钉”了。

但金军在新败之余，又不想牺牲太多兵力。这座山寨形势险峻，若是没有内应，很难攻打。

蓬莱魔女大怒道：“好狠毒的手段，打得好一个如意算盘，哼，哼，公孙奇这贼子固然是丧心病狂，你这小子也是个为虎作伥的卑鄙小人！你这样的人留在世上有何用处？”刘滔吓得面如土色，连忙叫道：“盟主，我说了实话，你应该饶恕我的！陆大哥求你看在我哥哥的情份，代我说一两句好话！”蓬莱魔女道：“好，死罪免了，活罪难饶！”呼的一掌向他拍下。

陆勉只道蓬莱魔女要打杀刘滔，大吃一惊，失声叫道：“盟主，手下留情！”话犹未了，蓬莱魔女已是在刘滔的背心狠

狠击了一掌，刘滔闷哼上声，晕了过去。

蓬莱魔女笑道：“你放心，他死不了。我这一掌只是废掉他的武功，他醒来之后，除了不能再使武功之外，一切都和普通人一样。”当下吩咐喽兵将刘滔拖走，待他调治好了，押他做苦工。将来找着他的哥哥，再交给他的哥哥处置。

蓬莱魔女重回山寨，阖寨欢腾。晚上摆下喜筵，兼为陆勉接风。席间陆勉与玳瑁各谈别后情事，都是不胜感慨。珊瑚说道：“玳瑁姐姐，你虽然是父母双亡，却喜弟弟业已成人，而且又做了西岐风的弟子，成为了江湖上的一位英雄了，这是大喜之事呀，你苦尽甘来，还有什么可伤心的？”玳瑁给他说得笑逐颜开，说道：“姐姐，前时你要削发为尼，我很是放心不下。如今喜得你重回山寨，我也敬你一杯。”

蓬莱魔女笑道：“玳瑁，你还有一件大喜之事，你知不知道？”玳瑁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大喜之事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你可知道珊瑚何故打消了遁入空门之念？”玳瑁道：“不知。”蓬莱魔女笑道：“你的弟弟知道，你问他吧。”此言一出，登时将珊瑚与陆勉羞得个满面通红。玳瑁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珊瑚姐姐，你可要变成了我的弟妇了？哈哈，咱们亲上加亲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了。”

事情既经说破，蓬莱魔女便道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们父母都已不在，我来替你做主，择日成婚吧。”绿林儿女，都带有几分豪气，珊瑚与陆勉也不忸怩作态，听凭了蓬莱魔女的主张。珊瑚还悄悄的和蓬莱魔女开了几句玩笑，说道：“柳姐姐，你说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那么，你是我们的大姐姐，你呢？”蓬莱魔女也如实告诉她道：“我自有打算。最多迟你一年。”

席还未散，喽兵忽来报道擒获了一个奸细，原来是个冒充汉人的金兵，前来投奔刘滔的。不过他说的不是刘滔的名字，

而是“你们盟主的弟弟。”喽兵已经知道刘滔是假，立即把他拿下，送来给蓬莱魔女审问。

一审结果，果然是派来做刘滔的助手，在山寨准备作“卧底”的。蓬莱魔女叫手下将他带出去关禁，然后与笑傲乾坤、珊瑚、玳瑁等人商议道：“咱们正好将计就计，将金兵引来，杀他一个痛快。金虏以为有人卧底，他们舍不得动用大军，仅仅对付一个山寨，因此必然是采用奇袭方法。咱们布置好了，定教他们一网成擒。”当下说出计划，珊瑚喜道：“好计，好计。最好公孙奇亲自来。柳姐姐，你就可以省掉许多气力了。”

过后几天，陆续来了几个奸细，都为喽兵所擒。蓬莱魔女严加审讯，审出他们与官军秘密联络的方法，选择其中一个武功较高而又特别怕死的人，迫他服下毒药，恐吓他这毒药将在七天之内发作，若无她的独门解药，必将全身溃烂而亡。于是叫陆勉充当他的跟随，押着他到山下一个秘密机关去“通风报讯”，假称刘滔在山上一切都已进行顺利，布置妥当，只等官军前来夜袭，还送出了一份山寨的地图，当然这份地图也是假的。

其实不但地图是假，报讯是假，还有一样假的连那被迫报假讯的奸细也是有所不知，原来连那“毒药”也是假的。蓬莱魔女哪有什么毒药，她不过是用父亲秘传的一种点穴手法，在迫那人“服毒”之时，不知不觉地点了他的一处穴道，令他有晕眩腥闷的感觉，自以为真的服了剧毒而已。陆勉押他去报讯，本来极是冒险，但这奸细怕死，却给蓬莱魔女顺顺利利地完成了“反间”之计。

“万木无声待雨来”，这一天终于来了！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二更时分，悄悄地来了一支金军，摸上山来。这支金军不过千人，但却是从金国御林军中精选出来的劲卒，由新任的御林军副统领檀世英统带，不远千里从大都秘密行军来的。当然军中还有几个深通武功的高手同来。

这个副统领乃是将门之子，倒也曾熟读兵书，上到半山，山路是越来越险，已经可以望见山上建筑的堡垒了，但还是一点没遇到抵抗。这副统领不觉心有所疑，沉吟说道：“这是号令北五省绿林的盟主的山寨，怎能如此防卫粗疏，莫非是诱敌之计？”他的一个部下自以为识得内情，笑道：“绿林盟主本来是公孙奇的师妹，极为厉害的。但她此刻还未回山，这一年来，这个山寨都是交给她一个婢女执掌的。谅一个丫鬟之辈，识得什么用兵之道？”这些情形，统军的檀世英也是早已得到“情报”的了，当下说道：“好，那就按照原来的计划，试放几枝响箭，看看咱们的人有没有接应？暂时不必躁进。”

响箭放了几枝，出来了一小队巡山的喽兵，迅即被金军杀得狼狈而逃。过了一会，只见一溜蓝色的火焰，升上半空，这是寨中的奸细与官军约好的讯号，射出的“蛇焰箭”。檀世英那手下喜道：“咱们的人有接应了。”檀世英道：“却还不知他们得手了没有？”话说没多久，山头上的火光也已经看得见了。檀世英大喜道：“好，咱们的人得手了，趁着寨中群龙无首，马上进攻！”原来刘滔从前与公孙奇约好了的是，倘若他擒了玳瑁，就立即举火为号。这个御林军哪里知道，这是“假放火”，并非山寨焚烧，而是山头的空地上烧了一大堆干草。当下这支御林军跟着蛇焰箭指示的方向，参考地图，杀上山去。

这条路是个喇叭形的斜谷，进口宽，越深入地形越窄，而坡度也越陡，山坡上的树木藤茅，交结纠缠，展布成一片绿海。这样阴森的林谷，日间已是令人心悸，在月黑风高的晚上，更似多了几分“鬼气”。御林军初时一鼓作气，吹起进军的号角，打响冲锋的战鼓，大呼小叫地杀将进去，不料待到整队都进入了这样斜谷，兀是未见对方接战，那股勇气，从盲乱的喊杀声中就渐渐变得云散烟消。檀世英嘀咕道：“真是邪门！怎的既不见贼人？也不见有自己人接应？”

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经过三通鼓响，三番盲乱的喊杀之后，回答他们的还只是两边山壁的回音，恍恍惚惚，远远幽幽，声音从自己口中叫出又回到自己耳中，令人感到一种难以名说的奇幻与恐怖，午夜，幽谷，回声……把御林军战斗的勇气都消蚀光了！

而且初初进去，还不觉怎么，一攻上了斜坡，队伍想要通过，可就非得用马刀开路不可了。树木藤茅是那样浓密，枝桠交结，藤蔓纠缠，变成了就似陷人的软坑，拉不断，扯不开，斩不断，理还乱，要往前行进几步，也得费许多气力。

檀世英见此情形不对，猛然一省，当机立断，喝道：“改后队为前队，鸣金收兵，速退，速退！”

可惜已经迟了，退军的命令刚刚宣布，顿然间只听得惊天动地的喊杀声爆发出来，淹没了他们收兵的鼓角声，树林中埋伏尽出，有的从乱石中跳出来，有的从茅草里跳出来，还有的从树上跳下来。黑夜里人影幢幢，但见刀光如雪……

一场混战在黑夜里的幽谷展开，金国的御林军中了埋伏，士无斗志，就似一群被关在笼里的老鼠，胡乱奔窜，挥舞刀枪，连在他们身边的是自己人还是敌人也不知道。

檀世英又惊又怒，叫道：“公孙奇这小子搅什么鬼？说什么山寨里的内应都布置好了，哼，哼，这不是陷害咱们吗？”在他旁边的一个黑衣人说道：“公孙奇这小子自己不来，我早怀疑是有鬼了。但这些草寇谅也奈何咱们不得，檀将军，咱们先杀出去，再找公孙奇这小子算帐！”

话犹未了，忽听得有个清脆的少女声音斥道：“金老贼，你来得好，还想走吗？”原来那黑衣人正是从前的金国国师金超岳，倘能把他杀了也可以出一口气。

金超岳听得蓬莱魔女的声音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叫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咱们被公孙奇这小子……”“出卖了”这三个字还

未曾说得出口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蓬莱魔女已经来到。

有蓬莱魔女在此，他已是只能自保，不能再顾檀世英了。但他自恃武功，心想要战胜蓬莱魔女虽然不易，独自逃生，谅还可以。

哪知他刚刚转过身子要逃，只听得一声长笑，笑傲乾坤已是出现在另一面，封锁了他的退路。笑傲乾坤纵声大笑道：“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进来！嘿，嘿，天罗地网已张开，你们哪一个还想逃跑得了？”

金超岳领教过笑傲乾坤的厉害，深知他的本领只有在蓬莱魔女之上，笑傲乾坤已经出现在他的前方，他还敢向前冲去？

急切间他正想选择一个有利的方向，蓬莱魔女轻功何等迅疾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已是追到了他的背后。金超岳反手一掌，荡开她的拂尘，笑傲乾坤亦已大笑而来。

就在此时，檀世英身边的一个黑衣武士，忽地冲了上来大声喝道：“我与你这贱婢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好呀，今日陌路相逢，你吃我一掌！”

掌挟劲风，沙飞石走，声似郁雷，蓬莱魔女也不禁心头一凛，“想不到在金国御林军中还有如此一个高手！”她不想两面作战，用了个“风刮落花”的身法斜身闪开。

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这一边蓬莱魔女闪开了黑衣武士的一掌，那一边笑傲乾坤却已及时赶到，与金超岳硬拼了一掌。

笑傲乾坤自从得了柳元宗与公孙隐各授以上乘的武功之后，早已是“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”此时有心试试自己的功力，明知金超岳的阴阳五行掌，专伤奇经八脉，也硬接他的掌力。双掌一交，笑傲乾坤打了一个寒噤，但金超岳却“哇”的吐了一口鲜血！

金超岳过去也曾与笑傲乾坤交过好几次手，虽然每一次他都是输给笑傲乾坤，但至少也能打到百招开外，不料这次仅仅

是一个照面，便给笑傲乾坤的掌力，震得他五脏六腑都似乎要翻转过来。他一口鲜血喷出，踉踉跄跄地往后直退。

笑傲乾坤打了一个寒噤，试出金超岳所练的“修罗阴煞功”似乎又进了一层，但自己本身的功力比对方增进得更多。笑傲乾坤哈哈笑道：“你恶贯满盈，阎王老爷要请你赴宴啦，你还往哪里跑？”一纵身便即追上了金超岳，伸手便揪。

金超岳沉声吼道：“我与你拼了！”“哇”的又是一口鲜血对着笑傲乾坤喷来，笑傲乾坤不愿溅上满身血污，侧身一闪。金超岳双掌齐推，那股力道竟然十分猛烈，笑傲乾坤的那一抓，本来要抓碎他的琵琶骨的，竟给他的双掌荡开，而且还禁不住倒退三步。

笑傲乾坤吃了一惊，好生诧异，心道：“这老怪已给我打得连连吐血，怎的突然间又有如此功力，反而比刚才强了？”

原来金超岳用的是一门邪派奇功，名为“天魔解体大法”，这门功夫在自伤肢体之后，功力可以陡增一倍。金超岳因为已经给笑傲乾坤打伤在前，索性再咬破舌头，施展这门邪派奇功。

“天魔解体大法”本来最为耗损真力，使了这门功夫，过后必将元气大伤，至少大病一场，甚至半身瘫痪。但金超岳此时为了想保性命，只盼能把笑傲乾坤打跑再说，后果也就顾不得那许多了。

金超岳的“阴阳五行掌”，左掌使的是“修罗阴煞功”，掌挟寒飙，奇冷刺骨；右掌则是“雷神掌”的邪派功夫，掌力一发，热风呼呼，触人如炙，笑傲乾坤纵声笑道：“黔驴之技，已尽于此了么？”在寒飙热浪之中，掌影翻飞，招招进迫，丝毫不让。他正是要借对方的“阴阳五行掌”来考验本身的功力。

笑傲乾坤缠上了金超岳，另一边，蓬莱魔女也和那黑衣武

士作了对手。

黑衣武士使的是一根狼牙棒，棒重力沉，蓬莱魔女连刺三剑，竟然都给他的狼牙棒挡开。蓬莱魔女好生诧异，心道：“这金狗的本领倒也很是不错，但我不认识他，却何以说是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？”

蓬莱魔女不敢轻敌，随即使用拂尘助攻，一招“天罗地网”，尘尾散开，向那黑衣武士罩下，黑衣武士一掌拍出，劲风呼呼，荡开她的尘尾，狼牙棒接着一招“横扫千军”再转而为“推波助澜”，“压”字诀与“转”字交替运用，竟然把蓬莱魔女迅捷无比的连环剑招也化解了。

蓬莱魔女“咦”了一声，连忙喝道：“你是丐帮的什么人，为何投靠金虏，助纣为虐？”

原来这黑衣武士竟是用狼牙棒来使出丐帮的打狗棒法，打狗棒法本来胜在轻灵迅捷，变化奇妙，他这根狼牙棒少说也有六七十斤之重，以沉重的兵器而使轻灵的招数，其难可想而知。但这黑衣武士把这柄粗重的狼牙棒使开，就似舞弄一根灯草似的，得心应手，毫不费力。蓬莱魔女看出他的家数，是以有此一问。

这黑衣武士“哼”了一声，狠声骂道：“什么叫做助纣为虐？哼，哼，你这女贼不识顺逆，把丐帮当作什么英雄豪杰，在我眼中，不过是一群为非作歹的臭叫化而已，臭叫化若然碰到我的手上，我一个个都要打杀！”

看他这副咬牙切齿的神气，显然是和丐帮有什么大恨深仇。蓬莱魔女好生诧异，心中想道：“丐帮弟子决不能如此辱骂本帮，难道是我走了跟（看错）了？奇怪，但他这路棒法，分明却是打狗棒法。

蓬莱魔女虽然有点惊疑不定，但那黑衣武士既已表明态度，蓬莱魔女怎能容得他侮辱丐帮？当下厉声斥道：“管你是

叛徒也好，或本来就是金狗也好，你既敢口出大言，和我们誓不两立。好吧，我就成全你的心愿，分个强存弱亡！”

蓬莱魔女气上心头，登时展开了凌厉无伦的攻势，尘剑兼施，剑剑指向对方的要害穴道，而那柄拂尘，也矢矫如龙，倏聚倏散，时而当作判官笔用，聚成一束，击他的天灵盖，时而作网状散开，把对方的身形全都笼罩在拂尘之下。

那黑衣武士拼命抵挡，大汗如雨，心中暗暗吃惊，“怪不得北五省绿林，肯受一个女子的管束，奉她作为盟主。原来果然是名不虚传，如此了得！”

但这黑衣武士虽然是给她杀得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但毕竟也还有招架的本领。激战多时，不知不觉已斗了五十来招，那黑衣武士居然还能够勉强支撑，未曾落败。蓬莱魔女心想：“这厮的武功出自丐帮已是无疑的了。看来他虽然比不上新帮主武士敦，但丐帮之中，除了武士敦，只怕也就要数到他了。”心中不由得稍稍动了“惜才”之念，同时也兴起了好奇之心，要想把他生擒，问个水落石出。

那黑衣武士看出有线生机，趁着蓬莱魔女未施杀手，招数略缓之际，突然一个倒纵，和衣就滚下山坡。山坡上茅草高逾人头，荆棘遍布，黑衣武士拼着给荆棘刺得皮开肉绽，也顾不得那许多了。他的动作也当真是快到极点，转眼就钻入了茅草丛中，不知去向。

蓬莱魔女瞿然一惊，悔不该手下留情，放走了一个强敌。她正想去拨草寻踪，耳边忽听到笑傲乾坤与金超岳高呼酣斗之声。

蓬莱魔女心头一凛：“谷涵怎的还未曾打发这厮？”她听出这两人都似力竭声嘶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大感意外。当下，无暇追拿那黑衣武士，立即便跑过去看。

只见笑傲乾坤手挥折扇，衣袂飘飘，正在绕着金超岳的身